

◀（上接 13 版）

保险等十余项。进出口类按地域分“帮”，加上国外达 44 项之多，具体的商行超过百家。日用品类子目非常细，陶器、瓷器、木器、外国木器、藤竹器、皮箱、铁箱、木箱、纸匣、毡毯、坐褥、席、刷、伞、钟表、水烟袋、秤与剪刀，都单独列项，达 18 项之多，记载商号数百家。该书初版收录各类企业达万户，1928 年第五版已扩增至 1.2 万余家。以金融类的银行为例，由 82 家增至 115 家。1920 年代初，上海除银行外的金融机构还有银号 48 家、汇票行 48 家、钱庄 170 家、公估 2 家、银炉 20 余家，加上典当、股票交易所、保险公司等，可以说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金融网络，显示出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的时代特征。这与清末与民国初的几年，是完全不同的现象。

该书初版“会所”类，收录了当时上海 273 家大小不同的会所。有老牌的三山会馆，有著名的上海总商会、太平洋总会与外国人办的大英总会、上海居留民团、日本总会，也有各行各业的行会组织，如煤炭公会、汽车公会、水果公所、木行公所、火腿公所、印刷业公所、电业公所、豆米公所、股票公会、南货公所，书业公所、纱业公会、茶业会馆，等等，甚至笋干业也有自己的公所。不知什么原因，中华工党总部被列入此“会所”类。也许中华工党那时组织过商务印书馆印刷厂罢工，社会上有点名气的缘故吧。

该书所刊登企业的大小广告达近百家，有带图片、说明的整版插页，有几家合一插页，也有印于正文下端只标牌号、地址的简单告白。全书编有“告白户名目录”，便于查索。中国银行整页告白由行长副行长等署名，说明本行资本金、历年盈余公积金，总行设于北京，各省设有分行分所 110 处，以及办理业务的范围等，无疑是一篇小小的银行简史。鸿章纺织染工厂广告云：“本厂自创设以来，历四载，所出各色丝光纱线、罗缎线、呢哔叽花线、斜纹线毯、棉毯等，纯属国产原料，早畅销于各省各埠及南洋群岛……”企业史与产品一目了然。一幅以“自行车牌”“双鱼牌”“双虎牌”三种面粉图案的广告，把创建于清光绪二十四年、位于西苏州路一号的老牌国货企业——阜丰面粉公司介绍给读者。生产电光牌毛巾的三星织工厂，“提倡储蓄，挽回利权”的福安保险公司，经销蛤壳牌汽油、柴油与洋蜡的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经营颜料、油墨、纸张、印刷机器的美商利达洋行……五光十色，令人眼

花缭乱！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上海商业名录》无疑是一所近代上海城市发展历史的展览馆，对于研究者更是各取所需的史料宝库。

1918 年上海书报业纵览

工商业的黄金时代伴随着新闻出版业的繁荣。《上海商业名录》初版按行业分成印刷、书、外国书、日报、杂志等 5 类，后来划分总类归入书报学校类。学校仅收函授学校，其他大中小学均不在其内，大约因为普通学校属于教育机构，不列入商业名录。《上海商业名录》初版显示 1918 年上海书报业开放、包容的特点，其概况大致为：

印刷 81 家；书 109 家；外国书 12 家；日报 32 家；杂志 28 家。

那时书业的概念与今天的出版业不完全相同，包括了只售不编的普通书店在内；而印刷则包括有编译书刊与只承接印件、不参与编译两种。1918 年上海 109 家书业中，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华图书集成公司、中华图书馆、文明书局、亚东图书馆、昌明书局、泰东图书馆、神州国光社、国华书局等等出版新书刊的机构；有二酉堂、古书流通处、来青阁、尚古山房、姚文海书庄、校经山房、扫叶山房、蜚英馆书局、鸿宝斋、蟬隐庐、艺苑赏真社等传统石印书印制兼经营者；也有中西书室、美华书馆、广学会发行所等外国出版商企业。一些标有书局、书庄、图书馆的企业，是否属于出版机构，尚待研究者仔细分析。这 109 家书业中有 41 家位于福州路、河南路（棋盘街）一带，占三分之一强，如果加上南北临近的广东路、九江路、南京路与北京路，超过一半以上。可见上海以福州路为中心的书业商圈，民国初年已经形成。虽然大都处在英租界、美租界、新租界与法租界，“城内”中国地界只有若干石印书局及旧书铺，位于闸北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印刷所恐怕是个例外。这是历史事实，不必回避。

所谓“外国书”，指经营国外进口图书，商务发行所有西书股，所以此类名下也有商务印书馆的名字。其他则有中美图书公司（广东路）、日本堂（蓬路）、申江堂书林（蓬路）、伊文思图书公司（北四川路）、别发洋行（黄浦滩路）、协和书局（北京路）、通商行名簿洋行（广东路）、普鲁华洋行（南京路）、华

泰洋行（四川路）等。其地址大都离福州路书业商圈不远，有的就在棋盘街。

1918 年上海 32 家报纸大致可分为：

外文报纸有《上海泰晤士报》（英文）、《上海日报》（日文）、《上海日日新闻》（英文）、《大陆报》（英文）、《文汇报》（英文）、《字林报》（英文）与《英文沪报》，共 7 种。

中文综合性报纸有《申报》《民国日报》《神州日报》《时报》《新闻报》《新申报》《时事新报》等约 6、7 家，其余《大世界报》《小新闻》《友声日报》《笑舞台报》《新游戏》《新舞台报》《图画报》《鸣报》《沪报》等大都属于消闲性小报。至于《亚洲日报》《飞艇》《新浦东报》《电光报》等，组织情形不详。有几家实际上为外国通讯社，并非报纸，如“东方通讯社”系日本在华最早设立的通讯社，“路透公司”大约即英国的路透社远东分社，至于“志诚堂新闻馆”，连权威的《上海新闻志》里也难找到。

28 种杂志商务印书馆旗下就有《小说月报》《少年》《东方杂志》等 9 种，其余 19 种为：《上海周报》《时兆报馆》《上海经济时报》《妇女时报》《大战时报》《密勒氏评论报》《小说丛报》《通问报》《女铎报》《周报》（日文）《中法新汇报》《银行周报》《中华药报》《远东旅行报》《平和报》《远东时报》《科学》月刊《实业之东亚杂志》《神州医药书报》。

当时中华书局正遇上“民六危机”，早先的“八大杂志”大都停刊（《中华教育界》尚存），以后陆续复刊，不然这里不会没有中华书局的期刊出现。《上海商业名录》第二版开始则有了中华书局的杂志。

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最大的出版企业，自己编印企业名录，当然“近水楼台”，在书业类介绍中特别详细：

〔制造发售〕印刷机器 铜模 铅字 花边 仪器 标本 中西笔墨纸 张 碑帖 笺扇 字画 教育用具 体操用具 幼稚玩具 风琴 活动影戏片 外国图书

〔承印〕书籍 钞票 股票 传单 商标

除发行所、印刷所地址外，还列出总经理高凤池、印刷所长鲍咸昌、编译所长张元济名字。全书前后有多幅整页的商务广告，更多利用书页边框空白处宣传本版图书与经营业务。其中有一幅上半部分为本馆参加农商部国货展览会所获印刷品特等奖名录，下半部分文字富有史料价值：

本馆创业迄今，已历二十余载。资本二百五十万元，厂地七十余亩，分馆四十余处，职工三千余

人。敦聘海内外名人，及东西洋留学博士、硕士、学士，分任编译，出版图书三千数百种，一万余册。并延请欧美专门技师，研究印刷，制造印版，及各种机器、仪器、文具，精益求精，不遗余力。近复添购各种新式机器，其最精者能以毛纸印精细之图画，最快者一点钟能印至四千张。又有世界第二大照相镜，凡纵四十寸、横三十寸之图画，可以全幅拍照。又有花洋铁皮印机，能在洋铁上印五彩精细图画，可制罐、匣、瓶、盒之用。此项印机第一次到华，只有本馆一家。此皆全国所无而本馆独具之特色也。

商务的函授学社英文科曾培养了众多人才，《上海商业名录》设有专项，列于“函授学校”类。介绍称：“正科四级，选科九门，每半年开正音会一次……”并列出社长邝富灼、科长周越然、干事长周由廬，以及教员黄访书等 9 人和通信员、记录员名单，同样是一份很难得的史料。

商务印书馆民初在出版界的进一步崛起与发展，是当时上海工商业繁荣景象的一个缩影。《名录》里其他民族企业的存世，也是这段黄金时期的真实写照。

一部不该忽略的日常用书

《上海商业名录》今天应被看作是一部难得的史料书。当年它在商务确实也是一部畅销书。1918 年 7 月初版当月又发行再版即是最好证明。11 月 2 日，张元济在他的馆事日记中写道：“交通科查《上海商业名录》，十月底共销出二〇九〇本。送出二八四本另计，不在销数内。”（《张元济全集》第 6 卷，第 431 页）三个月取得如此成绩，证明首部企业黄页的成功。该书的广告也为商务获得实利。张元济 1919 年 1 月 2 日日记“财政”栏记云：“七年（1918）分广告共收”，书籍项下 11678.66 元，“最多者”即《商业名录》2044.20 元，次《东方杂志》2041.10 元，次 1919 年历本 1839 元（《张元济全集》第 7 卷，第 1 页，商务印书馆，2008 年 12 月），说明书籍广告创收的五分之一来自这部《名录》。

《名录》按张元济的策划，书后印有回收的明信片，效果很好，得到许多反馈信息。张又在 1919 年 4 月 7 日日记“编译”栏第一项记云：“《商业名录》应着手调查。梦（旦）复，已着手，存书无多。”（同上，第 50 页）于是《名录》第二版提上日程。张还就万国函授学校在《名录》刊登广告后的效果，作了调查。自 1918 年 7 月至 1919 年



《上海商业名录》内页

6 月止，商务《英文杂志》得学生 24 人，《英语周刊》40 余人，《东方杂志》1 人，《袖珍日记》6 人，其他 260 余人（1919 年 9 月 5 日日记）。可见张元济对该书的重视程度。

包括《上海指南》《上海商业名录》及后来 1919 年初版的《日用百科全书》在内的“日常用书”（有时还归于杂书类），在《张元济日记》中都能找到许多相关条目，却长期以来被出版史研究者所忽略。我们所编的《张元济年谱长编》对上述三种日常用书，大都失收。中国首部企业黄页《上海商业名录》，权威的商务印书馆书目中竟不见踪影。

1925 年增订版《上海商业名录》的一份广告写道：“本馆历年辑印《上海商业名录》，极承远近欢迎。今又有十四年份《上海商业名录》出版，调查较前精密，搜辑更为丰富，实为商界之南针，顾客之宝筏。”（《上海指南》插页，商务印书馆 1925 年版）如今这部百年前的企业黄页，已具文献的价值。除图书馆有所珍藏外，旧书市场上鲜有露面，即使有也价格不菲，闻者却步。几年前，《宣统元年上海指南》与《增订上海指南》全书已收录于熊月之先生主编的《稀见上海史料资料丛书》（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2 年 7 月第 1 版）第四至第六册，罕见书成了易得书。我衷心盼望《上海商业名录》各个版本也能照样影印问世。套用上述广告词中语，希望能成“学界之南针”“研究者之宝筏”矣！

黄页从印刷品到互联网、光盘等电子形式，走过了一百多年历程。如今各种免费的中国黄页、企业名录、工商指南、消费指南比比皆是，而它在中国的源头则来自商务印书馆。中国出版史应该记上这一笔。